

>

06



CIRCLE

舍客

LITERATURE & CULTURE MAGAZINE

舍客 06月號 2011

CIRCLE NO. 6 JUNE

RMB 60
HKD 60



Free spirits

张洹：游走边界的自由魂

文/舒燕妮

(一)

“巅峰状态就是自由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我一直在我的巅峰。”

这句话不是自负的豪言。张洹无意于和任何艺术家比较，他的坐标里只有一座峰。艺术是很个人的事情，也是人和自己较着劲的过程。我们管这叫做“拧巴”，用栗宪庭的话说这叫“对伤害的迷恋”。

早期的张洹确实拧巴。在《12平方米》的行为艺术中，张洹光着身子，涂满蜂蜜，任苍蝇爬行萦绕。在《65公斤》中，将自己赤身裸体地绑着吊在房梁上，任血滴在电炉上的搪瓷盘上，血液烤干留下暗红的血渍，并散出腥臭味。

其他在一些人看来出格的、自虐式的所谓行为艺术还有很多。时过境迁，他也曾坦然，当时所做的一些行为艺术，只是为了博得眼球，只有出位才能出声——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直是他艺术创作秉承的原则。

或许，这就是他对自由状态的注解：打着自己的标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有时候这种对自由的追求近乎残酷。张洹在过去的一次采访中曾经说到：若想做出自己的东西来，我的方式只能是不讲道理和蛮干，所谓常规系统就是禁锢艺术的牢笼。艺术就是要“过”，是顺者亡，逆者昌。

所以张洹成为了一个“逆者”，而这个逆者首先要“将大刀向自己头上砍过来”。这也就更能了解张洹的行为艺术背后的深层内涵。

后来张洹的自由状态调整成“温和”模式。2005年，他彻底离开了行为艺术的道路，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曾经“暴力”的影子和被自己大刀砍过的疤痕。他注册了香灰画的专利，办起了几百人的艺术大工厂。他不拧巴了，更像是一个谦谦商人。他还艺术吗？

艺术又是长什么样子呢？

张洹曾经说过，他必须要坚持的和他所认为的当代艺术的一个特质就是：如果它不提出问题，那么它就失去意义。它本身就有问题，它要提出它自己的一个看法，可以是颠覆性的，可以是叙事性的，但必须有自己的立场。

我认为可以将这段话当做评判张洹艺术性的标志。艺术的形式是皇帝的新衣，本身是虚无的。哪怕是张洹独创的香灰画，也只有当它承载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灵魂、愿望和记忆的聚集”，才值得我们去崇拜，否则无非香火燃烧之后的一把灰烬。

所以，张洹说：“我的年龄在变、环境在变、作品在变，但我的DNA不变。”他也曾说过：表面上，他的艺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但是仔细看每一个作品的背后，其实是一致的。



1	2
3	

1.49天1号
2011年，青铜和铜架
(345x335x250cm)
Blum & Poe画廊，美国洛杉矶

2.49天2号
2011年，青铜和铜架
(153x304x105cm)
Blum & Poe画廊，美国洛杉矶

3.49天2号局部图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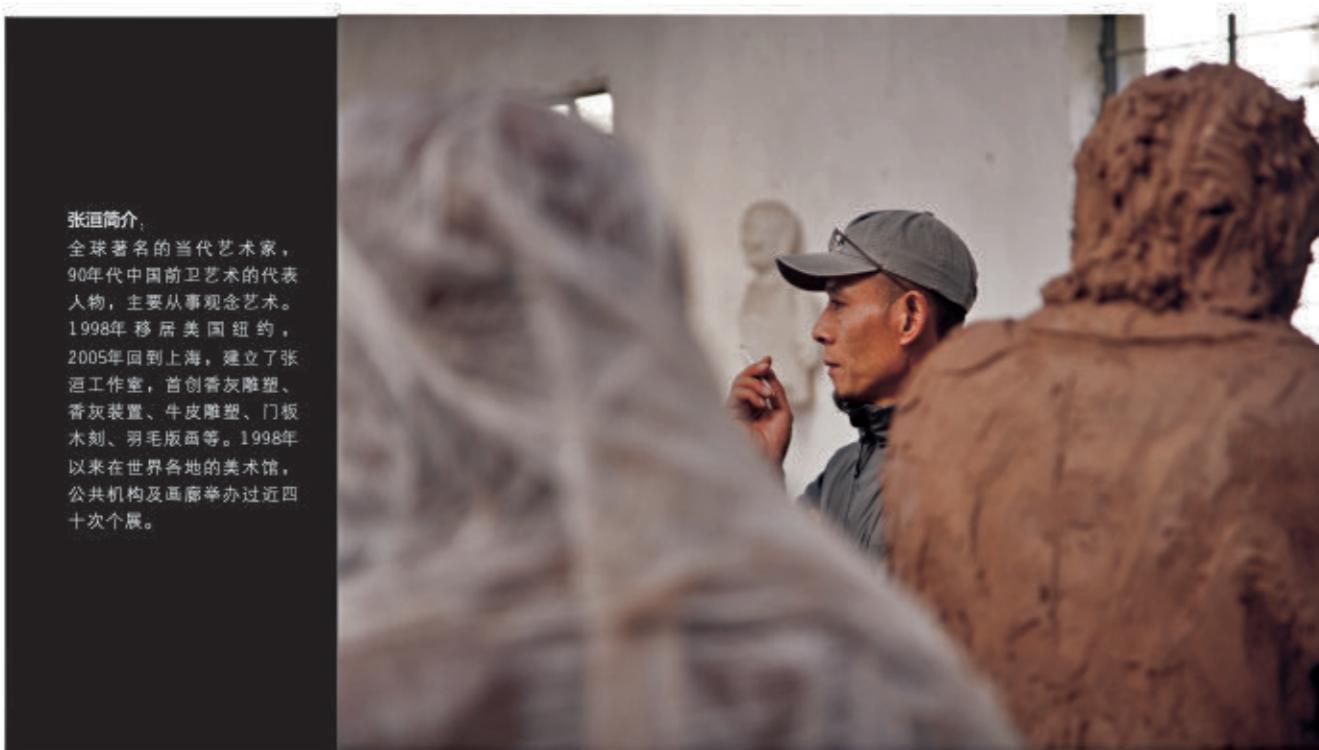
这种一致性，就是他所说的DNA，是自我表达和自我发声的向往，是不顾一切、哪怕声嘶力竭的呐喊。

(二)

当眺望远方的时候，将影子留在身后。张洹说：艺术家一生的工作，一个是延伸艺术的枝节，一个是离开这棵树，去拓展它的边界，就是把这个概念模糊掉，再重新定义。艺术的自由状态也包括模糊艺术的形式，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最重要的。

张洹在艺术的边界游走。将猪刚强请入艺术殿堂，将汶川地震中的车棚搬入展厅，将上海拆迁后的百年老砖用于装置艺术，将明朝的老祠堂搬上华丽的《塞魅丽》舞台——张洹百无禁忌，将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国际等等的一切揉杂在一起，用手使劲一捏，捏出一个新世界出来。

但是，张洹却说：“艺术没有真正的创新，都是在对传统的学习、挪用和篡改中发现自己的声音。”



张洹简介：
全球著名的当代艺术家，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主要从事观念艺术。1998年移居美国纽约，2005年回到上海，建立了张洹工作室，首创香灰雕塑、香灰装置、牛皮雕塑、门板木刻、羽毛版画等。1998年以来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公共机构及画廊举办过近四十次个展。



2005年，张洹从美国回来，他才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他的血液里根深蒂固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曾说过：“我的经历都用艺术的方式来展现了。所以到了都市再看到和小时候有关的材料后，又会有回忆。这些经历，都在我的骨髓里，永远不会忘记。”

或许正是骨髓里的东西在作怪，担任《塞魅丽》歌剧导演的张洹，在发现明朝老祠堂和现代主人留下来的那本日记之后，他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就是将这个承载着历史沉浮、目睹主人悲剧的祠堂搬上舞台。这个现代中国的家庭悲剧和希腊神话故事《塞魅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张洹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去表现国际意义主题的案例，还不止于此。这或许是张洹东西方文化的情结，在骨子里对抗、纠结，最终妥协的结果。

在中西边界游走，张洹得到了西方评论家和收藏家的肯定，但他的基因仍旧不变。

在传统和创新的边界游走，张洹作为先锋艺术家，想法大胆，创意突破。他说，他最忌讳并且反对重复。而一切变化的魅力，都敌不过一块百年青砖的重量，一把轻柔香灰的缠绵。

(三)

在艺术的边界游走，但心向往着艺术的内核。锋芒藏在最终展开的画卷，美酒陈酿在尘封的老坛。张洹的那句“艺术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掷地有声，“自己的立场”是艺术自由精神的核心。

但是，张洹又认为，这种发力不是来源于艺术的深刻。张洹的“艺术立场”不是僵硬的说教，而是在怀旧的、温暖的气息下的另类表达，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冲突中的黑色幽默。在张洹看来，所谓艺术就如同吃饭睡觉那么平常。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表达自己和生活环境的关系，“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表达我的生存状况。”生命中，一切自然鲜活的东西都能激起创意的火花，哪怕那是痛的记忆，也鲜活得让他不想放下。

艺术是自我的，但是艺术是排他的吗？

就如同高名潞对张洹行为艺术的评论一样：“在儒教的传统中，不存在纯粹的个性化的行为，一切个人行为都是社会化的，都体现了某种社会关系。”“转向个人心理、生理、情感经验的体验，注重自己身体语言的表达，以及自己与周围的生活环境的关系。张洹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冲突和身体、心理的承受力。”“在这些最普通的日常事物中找到最接近人的东西，人最本质的东西——人的精神问题，竭力去发现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他或许意识到单枪匹马的自我独自已不能更充分地表达自己对一个新生活环境的体验与感受。他必须将以往向内的深度体验转移向外，去创造一个类似舞台的行为表演情境。”

当年，是高名潞慧眼识珠将张洹的行为艺术《为鱼塘增高水位》的照片登在杂志封面，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不得不说，高名潞对张洹的行为艺术分析得鞭辟入里。

而事实上，张洹的艺术之路一脉相承。在他的行为艺术后期，确实有“将以往向内的深度体验转移向外”的倾向。艺术的表达也需要倾听，艺术的表演也需要观众。

从张洹后来的作品《希望隧道》、《放虎归山》、《和和谐谐》和最近的个展《49天》，及即将开展的《问孔子》来看，张洹保留了较为柔和的、更能与观众感应和互动的表达方式。《问孔子》将挑战当下国人信仰缺失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问题。

在个人表达和公共意识间游走，这不是一种游离，或者徘徊，而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状态”。



4	5
6	

4.为鱼塘增高水位,1997年,中国北京
5.三头六臂
2008年,铜和铜
315 x 709 x 394 inches(800 x 1800 x 1000 cm)
旧金山市政中心广场
经由旧金山艺术委员会和纽约佩斯画廊提供

6.和和谐谱
2010年5,镜面不锈钢
左侧尺寸600 x 420 x 380 cm, 右侧尺寸600 x 426 x 390 cm

对话 张洹

《49天》:两种生命力 |

舍客：《49天》从主题到形式都是您曾经使用过的素材，您重复同样的主题和同样的材料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将“猪刚强”的形象和百年老砖结合的想法？

张洹：这次展览是对这个主题和材料的集中展现。

猪刚强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被困49天，靠喝雨水，吃烂木头和少量干草顽强活下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种在恶劣环境下对希望的执着，和我早期的行为表演状态是一样的。这些百年老砖都是被城市建设所淘汰的遗留物，但是对我来说它们有着另一种生命力，所以我将它作为《49天》展览作品的材料。

舍客：两年后您重拾猪刚强的主题，是否意味着又找回了早期行为艺术的感觉和心态？那您现在的创作心态是怎样的呢？

张洹：早期的行为艺术作品跟自己当时面对的环境和现实感受有关。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如每天吃饭睡觉工作拉屎，在这些极不被人注意的平淡生活中去发现和体会人性的本质，这是我一贯延续的原则。

艺术没有真正的创新 |

舍客：您如何看待我国传统文化对您艺术创新的影响？您是如何看待艺术创新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的？

张洹：我来自中国这片土地，这里的文化深入我的血液。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当我再次回到这片土地，让我油然而生一种新的认识和特殊的情感，这些元素也就很自然地结合到我的艺术创作中。

艺术没有真正的创新，都是在对传统的学习、挪用和篡改中发现自己的声音。

我依然自我

舍客：您的艺术表达比之前更趋温和，也更加符合主流的民众意识。放弃了锐利的自我表达方式，是您艺术创作成熟的结果吗？

张洹：年龄在变、环境在变、作品在变，我的DNA不变。

舍客：您的艺术创作是否逐渐从个人表达倾向于对国家及社会问题的关注，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考是否会影响到您艺术创作的纯粹性？

张洹：艺术源于生活，它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但是我的作品依然是自我的，它们表达了我作为个体面对现实的感受。

舍客：您是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

张洹：作品在离开工作室之后，会跟政治和经济发生关系。但在做作品的过程中，并没有去考虑政治、经济，而是立足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去创作。

舍客：您认为您的艺术表达有主题的大小之分吗？

张洹：没有。每一件作品都是我的孩子，出生有先后，但我对他们的感情是一样的。

拒绝僵死的个人主义 |

舍客：在张洹工作室的团队创作模式下，您如何准确地表达您个人的创作情感？这种模式是加强了还是弱化了您的创作表达？

张洹：Idea是属于我的，作品的开始和结束也是属于我的，中间过程就是我跟助手们的互动，往往能够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7
凌晨三点
2010年,香灰
250 x 400 cm

舍客：您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中艺术工作室的价值？

张洹：艺术家工作室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这种崭新的创作模式颠覆了艺术史中僵死的个人主义局面。

我一直在巅峰 |

舍客：近两年来看，你的创作领域和作品在不断扩展，是您找到了更多可以深入的主题，还是您创作激情的迸发？

张洹：我觉得艺术家一生的工作，一个是延伸艺术的枝节，一个是离开这棵树，去拓展它。这两个工作，我觉得我都做不好，自己更喜欢第二个。我喜欢离开艺术，去拓展它的边界，就是把这个概念给模糊掉，给重新定义。

舍客：您预计您创作的巅峰状态是在什么时候？

张洹：巅峰状态就是自由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我一直在我的巅峰。

舍客：您跨界主持的歌剧《塞魅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您未来会继续这类跨界的艺术创作吗？

张洹：如果有好的想法，一样会期待它实现出来。

用贡献说话 |

舍客：对于近年来中国艺术与商业联姻的案例，您是如何看待的？您在澳门举办的《西风再渡》个展与LV合作，这是您进行艺术与商业合作的一种尝试吗？

张洹：时尚需要艺术来提升。在澳门LV艺术空间的展览是一个纯艺术的展览，跟跨界无关，也跟商业无关。让我的作品在这样一个酷的空间中跟澳门的观众交流，我很满意。

舍客：张晓刚、方力均的作品频频在拍卖会上拍出天价，您是如何看待这类事件，以及您如何看待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它的“商业价值”的？

张洹：你只有忘记市场，才能赢得更大的市场。看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最重要的是看他为艺术史增加了哪些新的东西，做出了哪些贡献，而不是拍卖结果。

舍客：最后，您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下个展《问孔子》的作品具体内容和形式？主要突破体现在哪些地方？

张洹：开幕的当天，一切迷底都会揭开！《问孔子》展览将于今年10月份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的筹划历时两年，作为上海外滩美术馆改建后的首个展览，同时也作为上海“外滩源”总体项目的开幕展。此次展览主题——“问孔子”，讨论的是当下国人信仰的缺失与气候时代的挑战。◎